

善恶有报，家国永存

漫评方远长篇小说《大船队》

□陶玉山



著名作家王安忆认为：“优秀的作品除了句子之外，还要看到人、人性，也要看到好的故事和戏剧性。”而优秀的小说家就像一个高明的猎手，他会精心设下圈套，我们读者明知是陷阱，还是抵挡不住诱惑，心甘情愿地陷进去。无疑，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大船队》就是这样的作品，其作者方远就是这样的优秀小说家。

长达50多万字的《大船队》以民国时期为切入点，以掖县方氏家族宏德堂堂主方英典审时度势，毅然违背先父的遗嘱，走出黄土地，带着振兴大家族产业的恢宏梦想，面向海洋，去更远的地方，见更亮的光。由莱州湾驾船驶向东三省，发展海上货物运输业的故事为主线，所精心撰写的一部长篇小说。在波涛汹涌的历史风云和汪洋恣肆大海的惊天骇浪中，宏德堂的大船队历经磨难，险象环生，每一次出航都是一次冒险之旅。在国难当头之际，他们又毅然决然地挺身而出，帮助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运输急需的药品，凸显了一个家族的民族大义与家国情怀。书中描述的守旧与变革，善良与残暴，杀戮与拯救，正义与邪恶……正反两股势力的较量贯穿始终，引发出悬念迭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环扣一环的惊心动魄的故事。作者充分发挥出会讲故事的特长，通过不断设置悬念以及精巧安排悬念解开的节奏，将整个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故事把控得恰到好处，时时抓住读者的心，让人恨不能一口气读完，以便马上知道那些引人好奇、勾人心魄的悬念谜团到底是什么……

题材无新旧，就看怎么写。《大船队》的结构非常精致，线条简洁，就是所发生的故事和出现的人物按照时间顺序依次排列延续展开深入推进。具有突出的古人非常推崇赞赏的“凤头猪肚豹尾”的特点。作者深谙我们中国古典章回话本文学之道，故事性强而人物形象清晰鲜明，致密的故事细节让人读来欲罢不能；作者不是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每个富有传奇色彩和戏剧性的故事都能体现出自身的价值。从第一章第一节第一段话就制造了一个悬念。“这天傍晚，当虎头村的大船主宋占山满腔怒火地快马加鞭，一路向东狂奔五里地，气势汹汹地拍响方家村宏德堂厚重大门的时候，宏德堂堂主方英典正站在廊檐下，举着理发推子，亲自给船员刘小虎剃头。”这段话非常有诱惑力，自然会引起读者的好奇心：宋占山带着这种上门问罪一样的情绪上门是来干什么？单是为了解开这个疑惑，也要一刻不停、目不转睛地看下去。全书的第一段文字就推出了正反两面的代表人物，也拉开了整个故事的序幕，这种写法不稀奇，更不新鲜，但的确非常吸引人，增加了小说的可读性和感染力。从中可以清晰无误地看出作者非

同一般的了解把握读者的阅读心理和驾驭故事的超凡能力。由此，整整三十章，在一个又一个充满诱惑力和悬念的故事中层层推进，步步深入一样铺展开来，正所谓，“事如何？人海阔，无日不风波。”如同有一种魔力，吸引着我们读者带着浓郁的兴趣读下去，让我们在满足好奇心的同时，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看罢全书，掩卷深思，一下子好像成熟了许多。

总结概括全书，其实就是用活生生的例子说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这句众人皆知的古话。那些非常有吸引力的不乏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告诉我们，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世间之事，总是一念而已，没有偶然。所有事情的结果，都是有源头可寻的。善人的每一次善良行为，都是埋下了一粒种子，它总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一个坏人的出现，往往是为了考验磨炼善人；一个恶人的行为，也往往是为了让我们更加坚定地走向善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总有它的公平和道理。书中的方英典和宋占山各自的经历就是最好的证明。

现任堂主方英典严格遵循宏德堂“以文持家，以德传家”的家训，并且将积善成德发扬光大。他从不以自己是家庭富裕之主自居，善待一切人。积善成德，行善的人是不求回报的，这是一种修行。所以他习惯了有机会就行善事，乐善好施，扶危济困而不声张，以对得起先人、给后人做个榜样为己任。刘小虎被宋占山扫地出门，走投无路，他毫不犹豫地收留，并且非常信任地委以重任；第一次出海前，看到门口有两个急需救助的难兄难弟，他不但没有袖手旁观，视而不见，而是马上安排人将他们送到五味堂救治……如此等等没有沾染一丝灰尘的善举，书中讲述了许多。其人性之光璀璨夺目，足以感染、感动我们每一位读者，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敢于挺膺担当的真正的善良的人那颗火热的心。德不孤，必有邻。善有善报，当第一次出海遇到险情，生死关头，是刘小虎奋勇跳入激流的海中救死扶伤；后来出海行商去大连，突然遭遇海匪，眼看出面制止抢劫的刘小虎挨了一枪，应声倒地，放在船舱内的购置货物的两皮箱现大洋就要被海匪掠夺一空，关键时刻，是他救活的那哥俩及时出现才避免了一场血案，从而虎口脱险，化险为夷……让我们由衷相信，老天爷是睁着眼的，每一个真诚善良的人，都会被这个世界温柔相待。

作者饱含深情、浓墨重彩描写的主人公方英典用自己的行为告诉我们：千经万术，总在于心。而出发永远是有意义的事。满心期待，必有所失；人无贪念，必有馈赠。一个人真正的强大不是对抗，而是允许一切发生。

而“头上长疮，脚底下流

脓”、一坏到底的反面人物的代表宋占山心狠手辣，不择手段，动辄疑心生暗鬼。他从来只是相信自己，见不得别人过得比他好，所以处处会遭到报应。儿子被一心报复他的人绑票，破坏商业规则抢来的生意遭遇不测，几乎破产……如此经历数不胜数。可是，他从来不反省检讨自己，而是把自己所有的不幸挫折都认为是方英典背后所为。即使方英典雪中送炭一样出面帮他筹备齐了赎回儿子的赎金，他也没有一点悔过之心，甚至还怀疑方英典居心叵测，目的不纯……其人性之恶，让人痛恨厌恶至极。后来，他不出意外地成了日本侵略者的帮凶走狗，作恶多端，罄竹难书，被加入共产党的刘小虎带领的游击队员枪毙，也是罪有应得，应验了那句古语：“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由此也充分说明：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打败善良和正义。无论遇到多少困苦和磨难，只要我们始终保持内心的善良与正直，就一定能够走出困境，赢得光明的未来……

我们知道，小说是虚构的艺术。虚构的目标就是让“虚构”看起来倍加真实。这一点，《大船队》做得比较好，好到“羚羊挂角，无迹可寻”。那些故事中情节、细节不是孤立存在，而是互有联系，并且对烘托主题或人物有着必然、不可或缺的作用。就像方英典之所以是方英典，与作者给我们讲述了他的那么多经历有关。那些经历成就了方英典的名声，宏德堂也因为他的尽心竭力而声名显赫，影响甚远。同时，因为作者笔力高超，书写

故事的能力超乎想象，即使我们清醒地知道这是小说，是故事，但是却乐意接受这不是虚构，就是真实发生的，无可置疑。我想，对一个作家的认可肯定没有比这更让人欣慰自豪的。

一个优秀的作者，首先是一个优秀的读者。阅读经验和写作经验有机结合在一起，才是一部小说写好的基础。作为读者，知道喜欢阅读什么，厌烦什么。所以在自己写作中，就会自然迎合读者所求所需，以写出读者喜闻乐见的作品为目标。《大船队》之所以可读性、吸引力那么强，不仅仅在于作者非常擅长塑造典型人物，营造矛盾冲突，还与作者站在读者角度构思创作有关，更与作者博览群书，阅历丰富，思考深刻密不可分。有了这些，包括知识、阅历和哲学思想，作者的想象力、感受力、洞察力和书写能力才会尽情发挥出来，甚至发挥到极致，让自己的作品丰满而充满活力，达到了自己想要的目的。举一个例子：每当有重大事情发生，我们总会阅读到独特的地方风俗、风土人情，以及土特产，包括济南的酸蘸儿、炸藕合等风味小吃的制作、口味特点等地方色彩的知识文化，这些内容的有机加入融合，让我们在感觉到故事真实可信的同时，会自然地认为对故事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烘托作用。暗自感叹：真情实感是构思不出来的。由此不难看出作者的用心良苦，由衷佩服作者平时注重知识文化积累的好习惯。

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语言就是小说的内容。语言是发自作家内心的东西，可以说是判

断一个作家最重要的尺度，代表着一个作家的创作特点，是他人模仿不来的。书有新旧，语言文字没有。一部小说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言的成色。小说的语言如果没有鲜明突出的个性，缺少应有的表现力，那就成了“说明文”一样的东西，不管故事是多么新奇独特，小说的内在魅力自然会大打折扣。一句话，没有好的到位的语言，再好的故事也不会、也不可能讲好。有真性情，才会有好文字。结合小说内容，作者在语言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饱满的文字，精炼恰好且舒畅生动活泼的语言描写，可谓意到笔随，恰到好处。总有一些描写，让人爱不释手，反复阅读品味；也总有一些言语让人突然湿了眼眶，给我们读者留下极深的美好印象。同时，作者匠心独运、别出心裁且不失时机地插入一些符合内容情节和人物特点的民间俗语、俗语、谚语、歇后语等，不仅对故事情节起到了点缀和画龙点睛的作用，也增加了小说的可读性和吸引力，让人读了回味无穷，击节叫好。

一个作家的气质，决定了其作品的气质。通过阅读这部现场感和画面感极强的小说，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的日常生活是生动丰富且有趣的。因为如果一个作家的生活过得索然寡味，平淡无奇，那么写出来的东西必然会乏味枯燥，让人没有阅读的兴趣的。

整部书最精彩、最悲壮、最荡气回肠且令人牵肠挂肚的无疑是最后一章。当日寇的铁蹄肆意践踏我们神圣的国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包括宏德堂在内的国人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用生命和热血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壮怀激烈的民族之歌。当为抗日游击队运输药品的宏德堂“牡丹”号货船被日寇飞机炸毁，包括少堂主方兴通在内的人生死未卜时，大家聚集在海边不住地呼喊，让我们感动之余，切身认识到了牵挂是世间最温暖的情，情不自禁地默默为这些好人祈祷平安。书已经读完了，心还在书中，久久不能从故事中走出来……

长篇小说《大船队》，方远著，济南出版社2024年2月出版。

方远，资深报人。著有《大河入海流》《坠落的天使》等五部长篇小说，其中《河与海》入选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大船队》入选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扶持项目，并在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与芒果TV联合举办的“新芒文学计划”征文大赛中获得三等奖。另有作品曾获第一届、第四届山东省泰山文艺奖等。

陶玉山，迄今已在一百余家文学刊物、报纸副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以及文学评论，有30余篇收入各类年选以及作品集中，有作品在文学征文大赛中获奖。